



神的记事本

1

(日) 杉井 光 / 著

(日) 岸田梅尔 / 绘 陈令娴 /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神的记事本

1

(日) 杉井 光 / 著

(日) 岸田梅尔 / 绘 陈令娴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的记事本. 1 / (日) 杉井光著; (日) 岸田梅尔绘; 陈令娴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56-4349-0

I. ①神… II. ①杉… ②岸…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4290号

原著名:《神様のメモ帳》, 著者:杉井光, 绘者:岸田メル, 日版设计:鈴木亨

©HIKARU SUGII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by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049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神的记事本 1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杉井光
绘 者 (日) 岸田梅尔
译 者 陈令娴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方宁
美术编辑 纪维雅
制版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4349-0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k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那是为了表现感谢的一种原始反应，为了给予对方快感。换言之，平日我们的宿主因为非常愚蠢，所以只能靠肉体的感觉来表达感谢。”

“谢谢。谢谢你选择带我来。”

节选自《The Starry Rift》中“这是唯一值得一试的办法”

（小詹姆斯·提普垂著 / 浅仓久志日译）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41
第三章	87
第四章	133
第五章	170
第六章	214
第七章	249
后 记	271



第●章

十六岁那年冬天，我邂逅了各式各样的人，有拳击手、军人、小白脸、侦探和黑道。他们都是尼特族（注：NEET,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泛指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年轻族群），只是种类不同。尼特族这个词偶尔会出现在新闻或是报纸上，我想是指没有干劲的无职年轻人。但同样是尼特族，也有各种不同的面貌，并非所有人都因为相同的理由而不工作或是不上学。

“所谓的尼特族呢，不是指‘什么都会做的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做的人’。”侦探是这样告诉我的，“不同的只是规则而已。就像大家的人生都是双六（注：日本的一种古老的棋盘游戏，二人隔棋盘对坐，跟大富翁有点相似，扔骰子决定点数，接着走格子进行游戏。不过跟大富翁有不同，格子上安排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类似家里失火、断脚、继承遗产等等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玩家要根据安排进行游戏，例如脚断了就只能走1/2点数的路），只有我们在上面摆了西洋棋的棋子。”

“我不是很懂，是指你们很碍事吗？”我那时稚气地问了。侦探嘟起樱桃般的小嘴想了一会儿，然后无声地笑了。

“对于想抢先进的人而言应该是吧？我知道他们想把尼特族全部打包、贴上标签，拖到垃圾场丢掉；也明白他们想指着尼特族大声耻笑。要笑就笑吧，反正不管如何用言辞修饰，我们至今对社会经济只带来负面影响是无法动摇的事实。”

侦探望着自己张开的双手，接着抬起头。这次不是讽刺的苦笑，而是宛如冬日暖阳般的温暖笑容。

“我们是不会嘲笑自己的。就像蚯蚓不畏惧黑暗，企鹅不会因为自己不会飞翔而感到羞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不是吗？”

我说不出话来，因为从来没想得这么深。就算卖弄一些看似艰难的字眼，总归一句话——就是没用的人嘛！

但是，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揍了人，也逐渐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关于生存这件事。亲眼目睹放弃生命或是放弃寻死的人，大概谁都会变得像我一样吧！

但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首先，我想说的是那年冬天遇到的人当中，唯一不属于尼特族的普通女孩的故事。

*

十一月的尾声，我和彩夏初次相遇。

星期二放学之后，我坐在南校舍屋顶上的水塔，茫然地望着远方的高楼大厦。平常一下课，我总是马上到电脑教室报

到，致力于只有一名社员的社团活动。但是有电脑选修课的下午，放学之后也还是有大批学生留下来玩平日难得接触的电脑。我无法毫不介意地走进去，所以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总是到屋顶打发时间。望着北校舍二楼的电脑教室，发射大量的“赶快滚回去吧”电波，然后叹着气眺望街道。

我现在住的街道可以分成两种颜色，像病人静脉般细长的河川就是颜色的分界。靠近我这边的是屋顶生锈的小工厂、肩并肩排排站的廉价公寓，然后是高中。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寺庙跟墓地很多，我家也在这一边。对岸是首都高速公路的高架桥、汇集无数条铁路的巨大车站、沿着错综复杂的坡道并排的大楼、百货公司和电视台。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远方都厅的影子。东京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竟可以让日本随处可见的无趣住宅与大厦林立的都会在此和平共处。

从屋顶眺望，车站附近就仿佛电视广告里的一幕，没什么真实感。大概是因为我不想靠近那一带吧？由于放学后可以穿制服直接跑去玩，所以我们学校在东京都内外都还颇有人气。据说颜色亮丽的水手服好像能够增添四成左右的吸引力吧。

那天是阴天，刚好可以仔细观察平日反射刺眼阳光而看不清楚的大厦玻璃帷幕。话说回来，那也不过是一堆切割手法相似的并排玻璃窗而已。我总是在脑海中为那些玻璃方块着色，描绘着点阵图。

我习惯这样独自消磨时间。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经常

转学，也因此养成了这个习惯。十月上旬转进这所学校，基于没有其他社员这个理由进了电脑社，过着无人注意的学校生活。我经常觉得上高中没有意义，课业也完全跟不上。

就在我遥望大厦时，脚下突然出现金属的吱声，于是我往前探出身子。水塔建在屋顶楼梯间的上方，金属声是有人爬上来打开门的声音。

“咦，不在吗？”

一个女生的声音传来。我战战兢兢地探出身子朝下望，她正好回头，两人四目相接。

女孩留着一头俏丽的短发，眉宇看似坚毅，眼眸却和蔼可亲又可爱，令人印象深刻。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正想起身的时候，女孩却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哇”地叫了一声，害我从水塔上跌了下来。

好在是脚先着地，但是手背却因为和水泥墙磨擦而出现一大片擦伤。我们相遇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用洒水器帮我清洗并包扎伤口。

“为什么要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呢？很危险的！”

在伤口上贴了一堆创可贴的她如是说。被这样一问，我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

“……俗话说笨蛋和什么东西都喜欢高处。”（注：日本俗谚：“烟雾和笨蛋都喜欢高处。”）

“要说什么东西和烟雾都喜欢高处才有自嘲的意思啦！”

她冷静地吐我嘈。我虽然很想逃走，却因为手被抓住所以没办法这么做。

“来，包扎好了。不能再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啰。”她轻拍了一下我贴满创可贴的右手，就像保姆训斥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接着又笑眯眯地对我说：“虽然这么说，我自己也爬过。看到梯子就想爬上去，对吧？”

话说回来，这家伙究竟是谁？因为不记得学校里任何人的脸和名字，所以完全想不出来哪个女生会用这么亲昵的口气跟我讲话。

突然，我发现别在她左手上的黄色臂章。虽然很旧而且早已褪色，但还是勉强可以分辨得出“园艺委员”四个字。那时候，我才终于注意到栏杆旁排列了大量的花盆。学校有园艺委员会吗？

“啊，原来要爬到那么高才看得见电脑教室啊！藤岛同学也是那种人吗？房间里有人就无法专心？所谓的艺术家类型？”

女孩手握栏杆，一边望着对面的校舍一边这么说道。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发出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的惊叫。她一脸惊恐地转向我。

“因为我们教室在这一侧的三楼，所以看得见电脑教室，而藤岛同学又总是坐在窗边。”

被发现了。我知道自己血色尽失。这女人究竟知道多少？难道连我为色情图片上色她都知道吗？不对，那不是重点……

“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

这次换她像投球前的棒球选手一样高举手臂，大吃一惊。

“你不记得我吗？我们明明是同班同学啊！”

“噢？”

我焦躁了起来。转学到这所学校以来，我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所以同班同学的名字完全想不起来。

“是我告诉你小卖部在哪里，还收集了世界史的资料给你。连体育课换衣服的时候，我都帮过你！”

“等，等一下。”

“最后一句是骗你的啦！”

这女人……

“虽然我曾想过你大概不记得我，可是没想到还真的忘记了……”

女孩泪眼汪汪地这么说，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她。

“我叫篠崎彩夏，就坐在你旁边的旁边。为什么这样你还记不住我呢？”

“对不起……”

“藤岛同学不觉得自己是一年四班的一分子吧？文化祭时也跷掉了。”

可是我转学一星期之后就遇到文化祭，只好不去啊！

“也没有别班徽。都立高中有班徽的学校可是很稀奇的哦，不别多可惜啊！”

我是不清楚哪里可惜，只好骗她说：“我搞丢了。”

“那我的借你好了，我家里还有备用的。”彩夏如此说道，并摘下水手服领上的班徽。

“咦？不要，不用啦。”

“好啦，乖，不要乱动。”

她从背后一把抓住想逃的我，我不由得停住呼吸，全身僵硬。她的双手从背后环了上来，将班徽别在我西装外套的领口。从客观的角度看来，那就像是她从背后抱住我吧？不，等一下，我得冷静下来。

仿佛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的体温终于从我背上离开。

“嗯，这样才乖。”

她把我转了过来，很满意地点点头。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低头看了看蓝色和绿色的班徽，宛如脖子上给系了项圈。为什么这家伙要做到这种地步呢？我见过许多非常照顾转学生的人，不过这么不拘小节的还是头一次遇到。

“学校规定一定要别，不准拆下来哦。”

“为什么东京的学校有这么多怪校规呢……”

不对的应该是擅自觉得东京很自由的我吧？其中最麻烦的规定就是至少要参加一个社团。都是因为这些规定，我才会遇到这种事。

“如果学校没规定，藤岛同学应该就是回家社的吧？”

怎样？不行哦？

“不过电脑社明年就要消失了哦？”

“……咦？”

“因为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听说四月决定预算的时候，成员不到两个人的社团，就必须废社。”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竟然第一次听说。我想起电脑社顾问那张苍白的茄子脸。那个混账，想闷不吭声地让电脑社倒掉吗？难得我的社团生活这么惬意。

“我说啊……”

彩夏突然提高音量，我吓了一跳，倒退半步。

“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如果你肯接受交换条件……”她的表情宛如下了悲壮的觉悟，“我愿意加入电脑社噢！”

“……交换条件？”

“其实园艺社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不知为何得意洋洋的彩夏，把左手的臂章别在我手上。园艺社？你不是园艺委员吗？

“委员会老早就没了，这是我在柜子里找到的，很酷吧？”

“我一点也不觉得。”

“为什么你老是要这么说话呢！”

她整张脸都红了。干吗这么激动呢，我一点也不明白。

“弱小的社团就要互相帮助，对吧？”

*

结果屈服于彩夏的魄力，我只好接受交换条件，一起到教职员办公室填写入社申请书，事情原本应该就这样结束的。明白再也无法一个人待在屋顶，我只好找寻新地点打发下课后的时间。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究竟是图书馆好还是教职员专用厕所好。

然而，第二天放学时，彩夏一下课就走到我桌边来。

“我要去借上屋顶的门钥匙，你先去拿用具吧！你知道玄关旁的置物柜在哪里吧？找上面写着‘园艺委员会’的那个。”

同学的视线在往书包里塞教科书的我和彩夏之间游移。

“我不是挂名而已吗？”我开口说。

“……只是挂名吗？”彩夏转头，脸色发青且捂着嘴，“对……对哦，真是对不起。我……我一时太高兴，所以才会冲昏头。”

泫然欲泣的彩夏。同学的视线刺痛了我，仿佛彩夏是我弄哭的……不，就是我弄哭的。不论如何，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糟糕。

“咦，啊，等一下！”

“藤岛同学有电脑社的事，也很忙吧？对不起。”

“没，没有啦——”

“这阵子用电脑绘图画的女孩子也快完成了吧？裙子之后才要画，对吧？”

“哇啊啊！”

我惊慌地捂住彩夏的嘴。

“我知道了。好啦，我帮就是了。”

“……真的吗？”泪水一下子从彩夏的脸庞消失，“藤岛同学，谢谢你！”

我看到她恶作剧似的吐吐舌头。可恶，这个女人。

“……小彩，有新社员加入了么？”

身边的女同学一边用复杂的眼神瞄向我一边问。

“对啊，所以战力倍增。关于植物的事情都可以来问他噢！”

同学们互看了一眼。

“对了！”一个男同学举起手，“厕所洗手台长了很多霉菌，你们想想办法吧。”

“霉菌不是植物啦！”彩夏大叫。

“不，算植物吧？”“植物跟动物的二分法已经过时了吧！”“厕所那个是青苔吧？”“地衣类不是植物哦！”“生物社的闭嘴。”“面积越来越大了。”“看起来像人的脸。”“真的假的啊？”

男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了起来。这个班是怎样啊？讨论了二十分钟，结果彩夏真的从保健室拿了除霉喷剂

来。我慌忙阻止一脸理所当然地要跨进男厕所的她。

“……让我来吧！”

大概是觉得我独自面对蔓延整面厕所墙壁的霉菌而束手无策很可怜吧？几个同学进来帮我。整个厕所里充斥着氯气的刺鼻臭味。

“藤岛，你也很辛苦呢……”

大家竟然这么同情我。

“不过，篠崎也不是坏人啦。”“不是坏人。”“嗯。”

我一边用海绵刷墙壁，一边无力地点头。

那时候我才突然惊觉，这是同班同学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却吞吞吐吐地，连句像样的话都答不出来。

*

“来办社团迎新吧，我请客。”

那天傍晚，完成作业后把兰花一盆不剩地往玄关内侧搬时，彩夏如是说道。

“我在拉面店打工，是店员，可以算你便宜点。”

我心想：高中女生在拉面店打工还真稀奇。

“因为常常去就变成店员了，还有很多有趣的常客哦。要不要一起去？”

“为什么——”

我正打算拒绝，但是又看彩夏那泫然欲泣的脸庞，只好勉为其难地点点头。我把工具放回到柜子里，再将钥匙拿去教职员办公室还掉，然后和她一起走出校门。

听说我还没走到首都高速公路对面过，她吓了一跳。

“你家就住在这附近吧？”

“才刚搬来没多久，车站前人又多，所以不是很想去，也没必要去。”

“你不去书店或是唱片店吗？”

我点了点头。书跟唱片多半是用网络购物，因为实体商店就算店面大，也不一定找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这样啊，不过那家店离车站很远哦。拉面不是很好吃，可是冰激凌很好吃，所以很有名。”

“那就改开冰激凌店啊……”

“你绝对不可以对明老板这么说哦，不然可是会吃到加了冰激凌的拉面的。”

明老板应该就是拉面店的老板，是中国人吗？

彩夏走在我两步前，看着高兴得轻轻跳跃的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要一直照顾我这种家伙呢？

过桥时，送货大卡车扬起的灰尘喷了我们一身。走进市街，钻过首都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往车站前移动，随着人潮被推进南口，再穿过地下街走出东口。